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9n1345

超宗慧方禪師語錄

（黃龍四家錄第四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初住隆慶語錄
  - 遷住禾山語錄
  - 遷住洪州雲巖語錄
  - 偈頌
    - 趙州勘婆
    - 百丈野狐
    - 大隋蓋龜
    - 女子出定
    - 諸佛居何國土
    - 曹山雪中因緣
    - 保福簽瓜
    - 玄沙指虎
    - 酬徐樞密三問
    - 和蔣運使三頌
    - 和董承事三頌見別
    - 古鏡銘
    - 和靈源和尚善護頌
    - 送禪人化緣轉藏
    - 送化士
    - 禪人呈雪竇頂相求贊
    - 禪人寫余真求贊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345
禾山超宗方禪師語錄

師初住隆慶，開堂拈香祝聖壽罷，次拈香云：此一瓣香奉為前住黃龍山第十二代新禪師爇向爐中，與天下衲僧捩轉鼻孔。遂趺坐，上首白槌云：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師顧視大眾云：一炷沉檀妙入神，禪河北望已通津。遙稱日下如山壽，願效華封祝聖人。眾中莫有遞相唱和者麼？時有僧出問：如來四十九年說不盡底法，今日請和尚道。　師云：箚。　僧云：達磨九年不了底公案，今日望師拈出。　師云：萬里神光頂後相。　僧云：只如古人鬧中求靜，靜中求鬧，未審佗在鬧處為人？靜處為人？　師云：截斷兩頭，歸家穩坐。　僧云：恁麼則龍山明得祖師禪，舉處今朝法已傳。　師云：法本無傳，你又作麼生傳？　僧云：昔日山頭親得旨，今朝拈出四方知。　師云：重言不當吃。

師乃云：若論第一義諦，未白槌已前，早是堂堂顯露了也。何故？況諸佛妙道，清淨本然，量包太虛。一切情與無情，色空明暗，同一體性。既同一體性，為什麼所受形軀，各各不同？良由一念瞥起情塵，與眼耳等六塵緣影，妄生執著。忽然一念回光，豁開心眼，便見十方虛空現前。大眾或現宰官身，或現比丘相，皆是一期應現。譬如一等精金，造作不同，其金性本一也。直饒於此見得倜儻分明，猶未有超毗盧越釋迦底手段。不見昔日靈山會上，世尊於百萬人眾前，拈起一枝花，普示大眾。會中唯有迦葉微笑。世尊乃云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分付摩訶大迦葉。教外別傳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這箇因緣，眾中商量極多。或云：迦葉早是落第二頭了也。或云：人人盡見，只是不肯承當。或云：何不向未拈花已前會取。如此見解，皆是意根扭捏，強生卜度，總未知端的。若也知得端的，皇恩佛恩，一時報足。其或未然，今日向人天大眾前，一時分付。迺豎起拂子云：看看，且道與靈山相去多少？良久云：徹底已超三際妙，論心全報一人恩。

上堂云：光陰瞥爾纔改，且又是八日。參禪之士直須如救頭燃，莫待一朝眼光落地，悔之不及，却來不隔陰，速疾是二十年。所以二乘人不了一切法，證一空理，乃成斷滅；菩薩人證一空理，了一切法，乃不成斷滅。是知一切非有，諸法現前。不見僧問天彭和尚：如何是佛？天彭云：親切不離家，寂寞不當戶。師云：天彭與麼說話，終成滲漏。且道三種滲漏中墮在那種滲漏？要會麼？無身有事超岐路，無事無身落始終。

上堂，舉：興化和尚一日見克賓維那，乃云：不久為唱導之師。克賓云：不入這保社。興化云：汝是會了不入？不會了不入？克賓云：料掉勿交涉。興化云：克賓維那法戰不勝，罰錢五貫，設饌飯。次日齋時，自白槌云：克賓維那法戰不勝，罰錢五貫，設饌飯一堂，兼不得喫飯出院，後來法嗣興化。師云：克賓維那直是壁立千仞，雖解與麼去，要且未善物機。興化老人不唯順風使帆，亦能逆風把柁。且道是法戰不勝，為什麼承嗣興化？這裏有一句語，善能物我互換，還有人道得麼？如無，今日不免略通一線。誰知九月九，初八是重陽？

謝化主上堂，舉：世尊一日令阿難持鉢，阿難應喏便行，世尊云：汝既持鉢，須依過去七佛儀式。阿難乃問：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？世尊召阿難，阿難應喏，世尊云：持鉢去。師云：阿難只解與麼去，不解與麼來；隆慶化士既解與麼去，亦解與麼來。然雖如是，且道作麼生是七佛儀式？要會麼？丈夫自有衝天志，不向如來行處行。

上堂，云：圓伊三點未輕酬，句句無私即便休，點的鋒鋩徒擬議，明明端的不當頭。放行也，七蹤八橫；把住也，水泄不通。中有一著，不墮兩頭，直饒與麼，猶是依模畫樣，看孔著楔。此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隱在胸中，皆是生死岸頭事，若要透過牢關，須是腦後拔楔。

上堂云：諸人每日或堂中靜坐、或街市持鉢，靜處靜處看、鬧處鬧處看，當知此事於一切處曾無間斷。不見雪峯和尚示眾云：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，拋向面前，漆桶不會，打皷普請看。師云：隆慶亦不用打皷，但祇恁麼看。設使看而未徹，亦乃勳習善種；忽若看得徹去，始知隆慶老婆心切。雖然如是，三十年後不得辜負山僧。

上堂，舉：臺山路上有一婆，凡有僧問：臺山路向什麼處去？婆云：驀直去。僧纔行三五步，婆云：好箇師僧，又恁麼去。後有僧舉似趙州，趙州云：待我去為勘過這婆子。明日便去，亦如是問，婆亦如是對。趙州歸，謂眾曰：臺山婆子，我為勘破了也。師云：一人從苗辨地，一人臨崖不悚。諸人要識趙州麼？良久，云：鬧市裏虎。

立春日，上堂。云：律管吹灰是此辰，應當識取看牛人，心田耕徧無餘地，須信靈苗不犯春。是以，春生秋落，眼病生花；不落推遷，靈機獨露。四時不能易，萬變不能遷，任是鐵額銅睛，誰敢當頭覷著？然雖如是，猶是正令全提。只如應時納祐一句又作麼生？良久，云：但得泥牛耕壠畝，何須蒼璧佩腰間？

上堂，云：先用後照，要驗作家；先照後用，不存影迹。照用同時，壁立千仞；照用不同時，根塵可鑑。古人以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，若非具真正眼目、親切悟明者，此難湊泊，今日為諸人分明拈出了也。還委悉麼？若委悉去，可謂不動絲毫，頓超覺地；其或未然，切須子細。所以，古人為一轉因緣，直得寢食不安。今之兄弟見似等閑，諸人趁身安力健，快須薦取，莫待一朝眼光落地。當與麼時，莫言隆慶長老不道。

上堂，舉：松山一日與龐居士坐次，松山拈起尺子問居士：還見麼？士云：見。山云：見箇什麼？士云：松山。山云：不得道著。士云：爭得不道？山遂拋下尺子。士云：有頭無尾得人憎。山云：

不是這老漢也道不及。士云：不及什麼處？山云：有頭無尾處。士云：強中得弱即得，弱中得強即無。山乃把住。士云：就中這老漢無話會處。師云：龐居士平生辯不可遏，若不是松山，洎合只向第二機中打倒。

上堂，舉：盤山云：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洞山云：光境未忘，復是何物？師云：山河大地、燈籠露柱、廚庫三門皆是光境，作麼生是真實？諸人輪轉三界者，蓋為不了目前法，從生至死無有了期，快須薦取，莫待雪鬢銀髭，臨渴堀井，悔將不及。

上堂。舉：臨濟一日托鉢至長者家，云：家常添鉢。有婆至門，云：太無厭生。臨濟云：飯也未曾夢見，說什麼太無厭生？婆遂掩却門。師云：人人皆謂臨濟落在這婆陷穽，然不是苦辛人不知，殊不知掩却門處珍寶已露敢門。諸人既是掩却門，珍寶在什麼處？良久，云：拶。

五百羅漢會堂，晚上堂云：今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？各各諦觀一切諸法悉皆如是，所以古人方便為人處極多。只如道：當風不當印，使須觸處全該；當印不當風，爭奈已彰文彩？通途辨的，要須不犯鋒鋩；叶路通宗，直是逆摧諸見。不見昔日靈見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、獲宿命通通，各各自見過去捨身受身、殺父害母、殺阿羅漢、出佛身血種種重罪，却生怕怖。於是文殊仗劒持逼瞿曇，瞿曇云：住！住！勿應作逆，勿得害吾，吾必被害，為善被害。文殊師利！一切諸法從本已來無有我人內心，見有我人內心起時，我必被害，即名為害。是時五百比丘各各自悟本心，同聲讚嘆云：文殊大智士，深達法源底，自手執利劒，持逼如來身。如劒佛亦爾，一相無有二，無相無所生，是中云何殺？師云：文殊老漢可謂拔楔抽釘，直饒五百比丘齊悟去，也是同坑無異土。參。

上堂，舉：僧問大龍：色身敗壞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龍云：山花開似錦，澗水湛如藍。師云：這僧只有照壁月，更無吹葉風。若不是大龍全機，幾乎話作兩橛。參。

上堂，舉：曹山和尚云：作水牯牛是隨類墮。師著語云：在類何嘗與類齊？二、不受食是尊貴墮。師著語云：認著則不堪。三、不斷聲色是隨處墮。師著語云：直須透過髑髏前。此三則語為入道之捷徑，要須見處分明、路頭不錯，直饒於此見得倜儻分明，亦只是畫圖淺之與深，直須親到一回始得。作麼生得親到去？良久，云：不墮功勳窮見見，迥超影響徹心心。

結夏，小參。舉：天平從漪和尚到西院，居常自言：莫道會佛法，今時覓箇舉話人也無。西院知，一日遙見，乃召云：從漪。漪舉頭，西院云：錯。漪行三兩步，西院又云：錯。從漪却近前，院云：適來這兩錯，是西院錯？是上座錯？漪云：是從漪錯。院云：錯，錯。漪休去，院云：且在這裏過夏，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。漪其時便行。住院後，謂眾云：我當初行脚時，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，被他連下兩錯，更留我過夏，共我商量。我不道與麼時錯，發足南方，早知是錯了也。後首山云：據天平作與麼會解，未夢見西院在。何故？話在。師云：從漪一期逞俊，爭奈落在西院彀中？殊不知西院有抽釘拔楔底手段。然雖如是，苦瓠連根苦，甜瓜徹蒂甜。

遷住禾山語錄

入院，陞座，云：要會入門句，未語先分付，直下苦精神，不必通回互。眾中莫有精明者麼？試出來道看。(問答不錄)

師乃云：達奚已前，真機獨露；澄源至此，祖令重興。四問何勞打皷？一味只要坐禪，不勞摘葉尋枝，直下超佛越祖。豈是借功明

位？都緣叶妙通宗。若要洞明三玄，看取最初一句。乃以拂子畫一圖相，云：看。

上堂，舉達磨謂二祖曰：汝但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。心如墻壁，可以入道。二祖說心說性，種種道理悉皆不契。一日忽然大悟，謂達磨曰：此去可休息諸緣也。達磨曰：莫落斷滅否？祖曰：無。達磨云：子作麼生？祖云：了了常知，言之不及。達磨云：此是諸佛所傳，更勿疑也。師云：既是心如墻壁，為什麼了了常知？若此見得，可謂終日喫飯，未嘗咬破一粒米，直得十方虛空悉皆消殞。其或未然，業識忙忙，流轉三塗，未有了日。參！

上堂。回首光陰若轉蓬，看看九夏又將終，快須悟取玄中句，莫逐情塵枉用功。作麼生是玄中句？要會麼？第一玄，深沉直照威音前；第二玄，雖然問答絕言詮；第三玄，隨機一句本無偏。所以古人云：每一句語須具三玄三要，若不具三玄三要，皆為流俗阿師。此三句語驗參學人眼目，有悟明者於此亦驗得、有超出三界者於此亦驗得，快須薦取，莫待一朝病苦纏綿，前路忙忙，悔之不及。下座。

上堂，舉：僧問：昔日禾山和尚：如何是道？山云：耕人田不歸。僧云：如何是道中人？山云：禾熟不臨場。後首山出此二語云：耕人田不歸，意旨如何？山云：大勳不豎賞。如何是禾熟不臨場？首山云：任從風雨爛。師云：禾山老漢可謂體妙入玄，金針雙鎖。首山和尚雖然據令而行，爭奈言言合轍？然雖與麼，也是皷山道底。

小參，舉：南院示眾云：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，且不具啐啄同時用。時有僧便出問：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用？院云：作家不啐啄，啐啄同時失。僧云：由來是學人問處在。院云：你向問處作麼生？僧云：失。院便打。師云：抽釘拔楔，還佗南院手段始得。當時若不是這僧，也大難承當。珍重！

上堂，舉：仰山和尚一日坐禪次，有僧潛來身畔立，仰山開眼見，乃於地上劃一圓相，於下書水字，顧視旁僧，僧無對。師云：這僧向萬仞洪崖頭弄險，仰山老漢名傳四海，為什麼與人重下註脚？參。

上堂云：直得觸目無滯，達得名身句身，山河大地是名，名亦不可得，喚作三昧性海俱備，猶是無風匝匝之波，更須知有照用臨時向上一竅在。師乃舉起拂子云：看！看！喚作拂子，觸目有滯；不喚作拂子，亦乃觸目有滯。直饒總不與麼去，猶是無風匝匝之波。若要透過牢關，須更頂門具眼。作麼是諸人頂門上眼？良久，云：無照用中成照用，有功勳處絕功勳。

上堂，舉：華嚴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，一日，白槌云：白大眾！上間般柴，下間鋤地。首座云：聖僧作箇什麼？維那云：當堂不正坐，不赴兩頭機。師云：首座只解與麼來，爭奈維那善能酬價？子細檢點將來，猶是影身句。諸人還要此話圓麼？良久，云：恰。

上堂，舉：玄沙示眾云：不見一法是大過患。鏡清指露柱云：莫是不見這箇麼？玄沙云：浙中清水白朱還你喫，若是佛法，未夢見在。師云：總謂玄沙靈機在掌，縱奪可觀。若作如是見解，參學眼目在什麼處？殊不知鏡清是箇白拈賊。然雖與麼，爭奈明眼人難謾。

上堂，舉：吉州資福和尚示眾云：第一句，祖師不知有；第二句，堪與祖佛為師；第三句，稱提祖佛。師云：有一句語，無你摸[打-丁+索]處；有一句語，把定衲僧命脉；有一句語，歷歷分明。此三句語，直饒揀辨得，猶是佛學，未有悟入處。諸人要悟麼？以拂子擊禪床，下座。

上堂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，云：舉不顧，即差互；擬思量，何劫悟？若見與麼，舉不顧；若不見與麼，舉亦是舉不顧。到這裏，直須敲唱全超，乃能上報國恩；其或未然，不免向須彌頂上擲金針去也。良久，云：還會麼？只知月色靜中見，誰解泉聲深處聞？

上堂，舉：黃蘗運禪師在百丈開田，百丈云：運闍梨開田不易。蘗云：隨眾僧作務。百丈云：有煩道用。蘗云：爭敢辭勞？百丈云：開得多少田？蘗以鋤築地三下，百丈便喝，蘗掩耳而去。師云：百丈正令，風行草偃；黃蘗開田，水到渠成。雖然與麼，且道以鋤築地處又作麼生？還會麼？不是苦辛人不知。

發化士上堂，舉：羅山因發化士臨岐，乃設問：汝前面見太傅，忽問：大師十二時中將何示徒？作麼生道？化士無對。羅山云：但道騎虎頭，收虎尾，一句下，明宗旨。又代進語云：此猶是菩薩有言教，菩薩無言教作麼生？化士又無對。羅山又云：敵露鋒機，如同電拂。師云：叢林中商量，盡謂化士無語，殊不知宛有陷虎之機。羅山恨不兩手分付，爭奈從門入者不是家珍。諸人要識家珍麼？良久，云：後五日看取。

上堂，舉：玄沙和尚問僧：面前是什麼？僧云：虎。玄沙云：是汝，你何故喚作虎？師云：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之事，若人透得，不妨出於陰界。復云：欲識玄沙虎，覿面是誰覩？直下透牢關，全機超佛祖。參。

上堂。十五日已前是第一句，十五日已後是第二句，正堂十五日是第三句。第一句明得坐斷天下人舌頭，第二句明得堂堂獨露，第三句明得神鋒壁立。若於此三句明得，皇恩佛恩一時報足。其或未然，用要一機超有表，妙同三句入無為。

上堂，舉：安太保問三交和尚：新歲已臨，舊歲何往？三交云：壁上釘桃符。師云：此語浮山遠禪師謂之金針雙鎖，後輩依摸畫樣。殊不知畫餅不可充飢，安太保已是目前蹉過。若不是三交和尚壁立全提，爭得風行草偃？

上堂，舉：溈山問仰山：聞子在百丈問一答十，是否？仰山云：不敢。溈山云：向上道取一句來。仰山擬開口，溈山便喝，如是三次，擬開口皆被喝，仰山乃垂淚云：先師道：教我須遇人始得。今日果是遇人也。於是發心看牛三年。一日，仰山在樹下坐禪次，溈山以杖背上點云：寂子道得也未？仰山云：雖然道不得，要且不借別人口。溈山云：寂子會也。師云：溈山、仰山一問一答不妨親切，要且無佛法道理，子細檢點將來，於禾山門下只作得箇掃地漢。下座。

開爐，上堂。舉：琛禪師因法眼、悟空、龍濟三人到夜向火次，羅漢附爐，乃問云：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？是別？龍濟云：別。羅漢豎兩指。龍濟云：同。羅漢亦豎兩指。師云：這箇漢向火也不了，更只管說同說別，直饒見得歷歷分別，正在途中向禾山門下直須喫棒。何故？十語九中不如一默。

上堂，舉：僧問青原思禪師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？思云：廬陵米作麼價？師云：盡謂思禪師借水獻花，殊不知有格外之談。要見古人親切處麼？廬陵米價古今傳，歷歷分明事坦然，要會箇中端的意，著婆衫子拜婆年。

上堂，舉雲門大師示眾云：如今半夏也，敲磕處道將一句來。眾無對，自云：蜜怛哩孤，蜜怛哩智。又云：蜜怛哩孤，蜜怛哩智作麼生？自代云：部臨。又云：磕。師云：雲門大師恰似泥裏洗土塊，要透磕著門庭，須是眉在眼下。

上堂：天色乍涼，參禪高士二六時中直須精進。大底參禪先須有箇省入處，始解穩坐地。得穩坐地了，始解作活計，方有參禪說話分，也須是解做工夫始得。只如一人發真歸源，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去。現今目前森羅萬象摠然滿眼，作麼生得消殞去？有底便道：喚什麼作森羅萬像？又云：即色處當體即空。又云：觸目遇緣，皆是虛妄。畢竟歸根，全一空體。又云：於一切處莫管伊，但自無心於萬物，何妨萬物常圍遶？若是如此見解，殊不知古人方便可謂不勘自敗。所以宗門有三印：一印印空，大地全提觸處通；一印印泥，塵塵剎剎現同時；一印印水，淨照寒濤飜徹底。此三印即一印，這一印驗盡天下衲僧。若要透生死關者，直須印驗分明，乃可放過。如將諸方冬瓜印子來到禾山關頭，總用不著。

中秋，上堂云：心同虛空界，唯須密以明智。身現滿月輪，乃提婆之能鑑。盡謂示諸佛體，皆言合虛空心。畢竟似披畫圖，致了如標月指。其或與麼，向祖師門下天地懸殊。若要慶快己躬，須明向上一竅。還會麼？欲識同根超異見，定知此日是中秋。

上堂，舉：昔有秀才看佛名經，同長沙岑和尚，百千諸佛但聞其名，未審居何國土？岑云：黃鶴樓崔顥題後，秀才還曾題麼？秀才云：不曾題。岑云：無事好題取一篇。師云：秀才問處，清機歷掌，長沙與麼為人，未免換手穿梭。且道畢竟百千諸佛居何國土？諸人要見麼？聽取山僧一頌：千佛靈蹤莫別求，長沙機轉有來由，要知覿面難藏處，黃鶴樓前鸚鵡洲。

上堂云：一大藏教在諸人頭上，祖師要旨在諸人脚跟底，有般學解底禪人見與麼道，便謂無鬚鎖子兩頭搖。觀此箇十二時中，隱隱地常有一物礙膺，若要透此牢關，須是頂門具眼。作麼生是諸人頂門上眼？良久，云：點。

上堂。瑞雪飄空，銀蟾出海，曹山異中見異，龐公手裏明機，一箇覿面全提，一箇通途叶妙。若也揀得出，許伊具擇法眼，實可以上報國恩；其或未然，不免重重露布。良久，云：不唯梅蘂先春發，且有青松帶雪看。

死心和尚忌小參，僧問：黃龍正脉妙傳時，廣眾人中獨許師，試問死心端的旨，西歸隻履意何如？　師云：見麼？　僧云：祇此見聞非見聞，未審作麼生見？　師云：若非見聞猶滯迹。　僧云：報德慇懃，未審還見死心赴也無？　師云：言中有響。　僧云：若然者，頂門拶出金剛眼，照破凌霄百萬峯。　師云：你且道隻履西歸作麼生？　僧云：落葉歸根，來時無口。　師云：祇得一橛。

師乃云：來日死心大和尚示寂之辰，況天下叢林宗師順寂之日，謂之遠忌。既是悟明心地，超出三界，頓越生死，又忌箇什麼？衲僧到此之日，因念我師示寂，各各冥觀，今在何處？直下明得死心元在，實不曾滅。或以一香一花、種種淨饌作佛事者，祇可謂之加行修持，精進翹勤，微細觀察，瞥然悟去。不唯親見死心，亦見諸人本來面目。祇如作是加行修持，為復是莊嚴死心報地？為復是自己勳修？若見有自有它，則成二法。既成二法，寧免死生之患？當知死心和尚與一切情與無情，全體是一箇禾山長老；禾山長老與一切情與無情，全體是一箇死心和尚。不見適來這僧問：西歸隻履意何如？況死心先師每好舉隻履西歸話問諸衲子，且巴陵和尚於得法師順寂之日，以三轉語報答先師。禾山今夜因行，不妨掉臂，祇以明隻履西歸話，用報先師之德。況此話古今難明，諸方或謂之隱顯，或謂之不可有兩个，或謂之唯此一事實。若也如是，殊未識祖師宗旨。諸人要見麼？濁中清，清中濁，勿謂麒麟生一角。西行向東路不差，大用頭頭如啐啄。莫！莫！玄要靈機休卜度。

上堂，舉：芭蕉惠清禪師云：我二十八上行脚，到仰山南塔上堂云：你等諸人若是箇漢，從娘肚裏出來便作獅子吼。解吼麼？我於

言下歇得身心，便住五載。師云：芭蕉與麼說話還歇得麼？若也如是，恰如未倒鼇山時一般，何必待娘腹中出來乃作獅子吼？只如釋迦如來未出母胎已度人畢，子細檢點將來，猶落第二機。諸人還見麼？良久，云：隔。

上堂。因化士請益四料簡語，師著語云：奪人不奪境，洞裏靈雲何處去？嶺上桃花爛熳開。奪境不奪人，已見澄源關棙子，不勞打鼓自先聞。人境兩俱奪，了知越聖超凡處，便是全收全放時。人境俱不奪，明明物我皆全露，歷歷身心本自如。此四句語，有時縱十方世界頭頭顯露，有時奪無邊剎海有甚摸索處？若也如是明得，可以入廛垂手向十字街頭，管取大用現前。其或未然，切莫作人境會好。

上堂，云：第一玄，拶破髑髏前；第二玄，照用在機先；第三玄，物我兩俱全。第一要，箇中明得兆；第二要，機俊未為妙；第三要，覿面須回照。若也於一句中具明三玄三要，則親到禾山；其或未然，三十年後一回喫水，一回噎□人。下座。

上堂，云：數日不入室，為諸人普說其禪病。乃舉拂子，云：還見麼？若見拂子，即不見諸人；若見諸人，即不見拂子。所以，盡十方世界綿綿密密，實無絲毫滲漏，結夏又數日也。所參底禪如何？有底禪僧室中問著於一切古人語，即云：恁麼也得，不恁麼也得，一切是非生滅境界悉皆杜絕。作如是見解，亦是一種佛學，如石壓草。又如急流水過於上，以物按之，將謂一如，殊不知其水於下自流，皆是根源不能截斷，未免流轉。又有一種人見人舉著，隨語生解，一切是非生滅境界森然滿目，此第見解全為前塵牽引。此二種人向十二時中隱隱此地常有一物在胸中，皆為法塵不透、玄路不通。參禪高士到這裏直須警省，時不待人，快須薦取，莫只待打著鼓時便坐禪，纔下堂便掉於無事甲中，是阿誰分上事？豈不見魯祖和尚尋常見僧來便面壁？南泉聞，云：我尋常教伊向佛未出世時會

取，尚未得一箇半箇，他與麼驢年去。師云：南泉和尚可謂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，未透玄關者往往只作面壁會却。

上堂，舉：僧問首山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首山云：風吹日炙。師云：這箇因緣，眾中商量謂之應機，又謂之時節因緣，又謂之信手拈來。若也如是，不唯不見首山為人處，亦辜負自己行脚眼；若也明得去，只此一句語中具三玄；其或未然，聽取山僧一頌：日炙風吹知幾年？玄中密意妙難傳，當機若見首山老，直下應須了目前。

上堂，舉雲門和尚問僧：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？僧無對，自代云：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。師云：了得物我一如，能使風雲會合，須是雲門始得。且道既是了得物我一如，這僧無對處又作麼生？良久，云：嶮。

上堂，舉起拂子云：大眾看看，只這箇，在臨濟則照用齊行、在雲門則事理俱備、在曹洞則偏正叶通、在溈仰則暗機圓相、在法眼則何止唯心？此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，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，猶是光影邊事；若要抵敵生死，則霄壤有隔。且道超生越死一句作麼生道？洎合錯下注脚。

上堂，舉：佛陀遠禪師，僧問：如何是佛？遠云：銅頭鐵額。僧云：未審意旨如何？遠云：播土揚塵。師云：遠禪師可謂壁立萬仞，還能曲徇物機。這僧若也叶妙通塗，定是塵中辨的。

夏末，上堂。云：未結夏已前，先窮入門句；解夏已後，須明出身句；正當九夏中，要明截斷兩頭句。直饒於此三句明得，未免落在平常窠臼。豈不見雲門垂語云：初秋夏末，不觸平常。道取一句來。僧無對。自代云：初三十一，中九下七。師云：大眾！這僧可謂暗裏抽橫骨，明中坐舌頭。雲門大師雖入草求人，未免鬧市裏[毯-炎+昆]毬。

上堂，舉：雲門大師示眾云：初秋夏末，責情三十棒。自代云：某甲如是。師云：大眾盡謂雲門大師一手擡、一手搦，殊不知句裏藏鋒、言中有響。還會麼？令人飜憶老雲門，問答全超未足論；棒下責情還會否？夜深明月照前村。

上堂，舉洞山處禪師行脚時見先洞山，洞山問：近離甚處？虔云：武陵。洞山云：武陵法道如何？虔云：胡地冬抽笋。洞山云：別甑炊香飯，供養於此人。虔便出。洞山云：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。師云：百發百中。虔禪師有齧鏃之機，驗人底眼目，須是洞山老漢。然雖如是，三十年後此話大行。

上堂，舉：皷山問太原孚上座：父母未生時，鼻孔在甚處？孚云：師兄且道。皷山云：而今生也，鼻孔在甚處？孚不肯，皷山云：你作麼生？孚云：把將手中扇子來。皷山乃將扇子與之，再詰問，孚默置，皷山遂打一拳。師云：孚上座雖然能縱能奪，要且未識父母未生時鼻孔。皷山若無末後句，洎合墮坑落塹。

上堂，舉：黃蘗和尚一日陞堂，大眾纔集，蘗以拄杖一時趕散，復召大眾，眾回首，蘗云：月似彎弓，少雨多風。師云：黃蘗和尚恨不兩手分付，子細檢點將來，大似為蛇畫足。師乃召大眾，眾舉首，師云：嶮。

月望，上堂。舉拂子作一圓相，云：大眾！看看！圓陀陀地無缺無餘，為天下人眼目，不是滿月相，亦非諸佛理。且道是箇什麼？若也直下明得去，平生參學事畢；其或未然，萬里神光頂後相。以拂子擊禪床，下座。

結夏，因病中小參，云：露柱患癰癤，燈籠却皺眉，箇中無限意，曾不墮聞思。一切眾生未出三界者，病之在識；輪迴未息者，病之在情；一切二乘人，病在寂滅；三世諸佛，病在六度萬行；初參學

禪人，病在學處雜糅；久參之士，病在佛病、祖病。忽有一人出來問：禾山長老病箇什麼？阿耶耶！若識得此痛之來處，便識得生死根源；既識生死根源，一生參學事畢。豈不見洞山初禪師行脚時到雲門，雲門問：近離甚處？初云：揔渡。雲門云：夏在甚處？初云：湖南報慈。雲門云：幾時離彼中？初云：去年八月二十五。雲門云：放子三頓棒。次日，初却上堂，頭問：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，未審某甲過在什麼處？雲門云：飯袋子！江西、湖南便與麼去。師云：這箇因緣，眾中商量。有云：檐折知柴重。有云：猶作過會在。有云：一棒一條痕。若也如是，不唯不識雲門為人處，亦乃未見當人自己眼目。若要倜儻分明，聽取山僧一頌：吹毛寶劒當機妙，切玉如泥孰可猜？不犯鋒鋩全正令，法王心印為君開。

上堂，舉：河北保壽和尚在先保壽會下作街坊，脫歸問訊，保壽云：作麼生是你本來面目？立至夜深，下語皆不契。至來日，遂云：某甲因緣不在此，且禮辭和尚，往南方遍參知識去。先保壽云：南方禁夏不禁冬，我這裏禁冬不禁夏，且在此作街坊。若論參尋，闐闐之中說法浩浩地。遂依其言。一日，至市中，見二俗人相爭，中間揮一拳，云：得與麼無面目。保壽聞知，忽然大悟。師云：育才養德，不無保壽，便與麼悟去，也是鬧市中颺碌磚。子細檢點將來，未是全提時節。要見麼？十字街中六不收，本來面目絕蹤由，縱饒悟得分明去，已落儂家第二頭。

上堂，舉：第十四祖龍猛尊者因提婆來，乃令侍者盛一盆水來向面前，提婆見，遂取針投水中，龍猛大喜，遂與相見。師云：龍猛尊者向須彌山上走馬，覿體全彰；提婆於金剛際下翻身，窮源徹底。到這裏，雖具啐啄同時眼，未具啐啄同時用。而今這裏要見龍猛尊者底麼？有則出來相見。良久，云：如無，切忌捫摸。

遷住洪州雲巖語錄

師禾山辭眾，陞座云：一住禾山又八年，臨岐一句妙難傳，後宵欲見雲巖老，雲綻青天月正圓。乃舉：藥山和尚謂雲巖曰：與我喚沙彌來。雲巖云：和尚喚他作什麼？藥山云：我有箇折脚鐺子，要伊提上挈下。雲巖云：與麼則與和尚共出一隻手。師云：藥山和尚可謂父慈子孝，若不是雲巖折脚鐺子，也無分付處。今日山僧未免子承父業，亦有箇折脚鐺子，擬欲分付諸人，還有提掇得者麼？若也提掇得去，不喪門風；其或未然，龍門溪上休回首，鳳嶺山頭歸去來。

入院，上堂云：第一玄直透威音前，第二玄曾不落正偏，第三玄照用兩俱全。若也明得此三玄，須明三要；若不明三玄三要，諸人十二時中被目前機境回換將去，所以生死界中不得自在。若要直截根源，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

上元夜，小參，云：銅壺送客歸家去，玉漏催人好坐禪。何事金吾不惜夜？心燈徧界為君燃。乃舉：洞山和尚問九峯虔禪師云：祖祖相傳，合傳何事？虔禪師云：釋迦慳，迦葉富。洞山云：畢究傳底事作麼生？虔禪師云：百歲老兒看夜燈。師云：洞山雖則尋流討源，未免黏牙帶齒。虔禪師可謂據令而行，畢竟飜成露布。若此見得，水到渠成；其或未然，切莫向燈影中行。

偈頌

趙州勘婆

兩重問答絕聱訛，趙老於中却勘婆。若不全身探虎穴，安能徹底驗仙陀。

百丈野狐

百丈堂前驗野狐，還如水上捺葫蘆。而今到處全機入，便好當場捋虎鬚。

大隋蓋龜

千古清聲老大隨，機鋒壁立杳難窺。未能直下超凡聖，只道將鞋蓋却龜。

女子出定

當機密薦箇中玄，女子何因坐佛前？切莫途中為解礙，刻舟求劒實徒然。

諸佛居何國土

千佛靈蹤莫別求，長沙機轉有來由，要知覿體難藏處，黃鶴樓前鸚鵡洲。

曹山雪中因緣

群峯雪覆已超然，絕頂寧同一色邊？儻向異中能辨異，雖居偏位不成偏。入塵直截須明要，在類還殊密造玄。欲混千差通不犯，曹山穿過髑髏前。

保福簽瓜

古今時節正相歡，指外明機沒異端，未入口時先識味，已簽瓜處被渠瞞。大原接處當頭嶮，保福拈來却放難，若也未能超影響，盡從死活句中看。

玄沙指虎

欲識玄沙虎，覿面是誰覩？直下透牢關，全機超佛祖。

酬徐樞密三問

問：洞山云：擬將心意學玄宗，大似西行却向東。十二時中動轉施為，莫非是擬底心？到這裏作麼生辨別？

擬將心意學玄宗，妙用縱橫觸處通。捩轉箇中關捩子，休論南北與西東。

問：維摩經云：佛以一言演說法，或有恐怖或斷疑。既是一音所說，為什麼有聞之恐怖者，聞之斷疑者？

或有恐怖或斷疑，雙明一句絕針錐，於茲切莫生欣厭，覿面還須眼似眉。

問：維摩經云：眾生病故我病。即今他人病時，為什麼自己却不病？

眾生病故維摩病，妙見全提越我人。既了病源無箇事，何如示現宰官身。

和蔣運使三頌

未下山來，已見箇中法法全真，大地都是自己，覿面更無別人。

了得為官勳業，便是祖佛門風。心外實無一法，孰云曠劫難逢。

此去欲尋相見，大千俱是禾山。徹底洞明這箇，廓然超過八還。

和董承事三頌見別

道存愈遠却彌親，去住情忘尚隔津。直下是家歸甚處，大千全現本來人。

順水張帆息浪花，截流一句不周遮。已登彼岸無餘事，入海誰能更箄沙。

長憶當年陸大夫，同根底事強分疎。道人固有超然句，雖別應難不見渠。

古鏡銘

有古菱花，物來斯現。演若倍瞻，仰山親薦。迷悟雖殊，寒光不變。惡像弗祛，麤質奚羨。歷照千差，肯隨物轉。覷破前塵，是誰對面。

和靈源和尚善護頌

靈性包群象，千年壽最優，既知身是幻，何用殼埋頭？護惜雖深固，推遷已密流，大隨鞋蓋處，若箇辨蹤由？

送禪人化緣轉藏

經頭以字孰能測，舉起分明好消息。勞生未曉直截機，雙林大士運神力。括囊五教妙全提，高張八面真奇特。汝行如是化檀那，推轉機關超奧域。

送化士

青春條風至，無情闡化機。法本自何來，要當探極微。只在紅塵中，忽見勝珠璣。雖然皆舊物，爭奈昔人非。

禪人呈雪竇頂相求贊

勘破北塔歸來，接得鐵佛即透。分明覿面全彰，不可喚作雪竇。

禪人寫余真求贊

打破直要坐禪，佛祖亦須超越。若言祇這便是，大似水中捉月。

古松恆石，全體是我。若謂一如，莫教話墮。

禾山超宗方禪師語錄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